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著

66

珍藏本

毒
龙
谷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毒 龙 谷 下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远 东

封面设计:刘 谢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号 23-1998-032

毒龙谷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36 字数:68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7-222-02659-2/1·670 (上、中、下册)定价:51.80 元

第十四章 立地成佛

这是一个极为棘手而又极为严重的抉择，一言答错，就会铸成千古大恨，何文玉、乔玉霜心念三转之后，忽然觉得此时当务之急，当然是解毒要紧，只要东海神君乔全的毒伤功力复元，一切仍大有可为，如若坚持己见，杀孙一志固然易如反掌，但却无论如何也救不了乔老前辈，尤其眼下四海帮高手环峙，孙娇娇似乎早有不惜一战的准备与决心，凭自己五人之力，能否全身而退，同样未敢过份乐观。

二人密商片刻，认为为了东海神君乔全的安全着想，必须权宜行事，何文玉恨声切齿说道：

“好吧，在下勉为其难，答应你一物换一命！”

玉面天狐孙娇娇闻言冷然一笑，说道：

“哼！谅你也不会拒绝！”

当下探手入怀，掏出一粒血红如火豆大的丹丸，托在手掌上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

“娃儿，你放人，本帮主交丹丸，咱们同时进行，谁也别想投机取巧！”

说着，前行三步，将解毒丸往何文玉面前五尺许处的石地上一放，又退回原地，沉声说道：

“现在，你立刻将舍弟的晕、麻要穴解开，当他走至放置解毒丸的石地附近时，便可取走药丸，咱们的交易也就此告一段落！”

何文玉沉思良久后，一本正经的说道：

“如言放人，现在言之尚早，谁敢保证你的解毒丸不是追魂毒药？”

四海帮主孙娇娇闻言一怔，眸中奇光闪闪，寒脸说道：

“本帮主独霸天下，威镇四海，对付你这个毛头小了还用不着耍手段！”

“哼！这只是你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在下可放心不下。”

“那么，以你之见？”

“孙一志仍由在下带走，待东海神君乔老英雄服下解毒丸，发生效用之后再放赤手屠龙。”

玉面天狐孙娇娇翠眉一扬，眼珠子翻了两下，忽然一咬嘴唇，说道：

“可以，不过……”

她这儿话还没有说完，莫愁、冯异，和林健的脸色齐齐一变，异口同声的说道：

“帮主，这样做恐怕不妥吧！”

孙娇娇不待三人说完，便以目制他们说下去，接着刚才的话题说道：

“不过，本帮主有一个附加的条件，你，这个东海门的

丫头，或者是那个青衣老太婆，三人之中必须有一人留下作人质，方可带走绝命丸的解毒丸与舍弟孙一志，否则，救活了乔老头，你们却加害舍弟，本帮主岂不要被天下英雄笑我愚昧，在阴沟里翻了船。”

何文玉怔了一怔，暗骂一句：

“好狡猾的狐狸精”

当即满口答应下来，并愿自己作质四海帮。

哪知，乔玉霜却忽然挺身而出道：

“不，玉哥，你携药去救家父，让小妹作质四海帮吧？”

何文玉闻言欲语未语，青衣老妇适时郑重无比的小声说道：

“此事刚刚开始，危机方兴未艾，何公子和小姐任重道远，怎可轻入贼手，还是由老奴前去作质为妥！”

二人一闻此言，相顾愕然，觉得此言的确不假，东海神君解药未服，赤手屠龙擒而未放，事情刚刚开始，而绝非结果，更严重的危机也许会接踵而来，二人中的任何一人作质四海帮，必将会削弱己方实力，俾妖妇以可乘之机。

心里如此一想，越觉青衣老妇言之成理，二人黯然一叹，齐声说道：

“也好，只是太委屈你了！”

“哪里，东海神君对我们夫妇恩重如山，死而无憾！”

憾字出口，立即纵身一泻而下。

小凤动作好快，青衣老妇尚未落地，她已探身一跃而上，监视着赤手屠龙。

青衣老妇飘身落地，乔玉霜含泪说道：

“你老人家千万要小心谨慎，不可存丝毫大意之心。”

“这个老奴知道，小姐尽管宽心好啦。”

何文玉张口欲言，玉面天狐孙娇娇忽然语冷如冰的说道：

“既然接受本帮主的条件，就立刻滚过来吧，别拖泥带水的，本帮主不耐久等，只要你们不加害舍弟孙一志，这个老太婆就死不了！”

青衣老妇怒啸一声，道：

“你好急的性子！”

话落人起，朝四海帮主玉面天狐孙娇娇直走过去。

猛可间，只见红影一闪，闷哼立传，叭哒！一声，青衣老妇仰面栽了下去。

这事来得太突然，不但青及老妇想不到孙娇娇会出手动武，猝然无备之下，被她点中晕、麻要穴，倒地不起，就连何文玉，乔玉霜也大感意外，不由皆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颤。

何文玉疾展身形，探手取过解毒丸，一面作势欲发，一面怒声喝道：

“孙娇娇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好说，这叫做以牙还牙，娃儿将舍弟的晕、麻要穴点住，本帮主也不能让这个老太婆自在！”

“哼！你倒一点亏也不肯吃！”

“少说废话，咱们改期再见，本帮主失陪了！”

手一挥，监守坛主独眼神君林健早已一跃而出，探手扣住青衣老妇。

“走！”

玉面天狐孙娇娇走字出口，人已在三丈以外，也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，美剑客何子清，追风客冯异，血手阴叟莫愁，独眼神君林健等五人，已相继消失不见。

一个惊天动地的场面，就这样草草收场，何文玉和乔玉霜都感到十分意外

二人愣愣半晌，何文玉首先说道：

“真想不到，这个毒婆娘会这么痛快！”

乔玉霜忧心忡忡的说道：

“玉哥，妖妇今天的态度似乎有点反常，你看她会不会另有什么阴谋诡计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指？”

“譬如，解毒丸会不会是假的？”

“大概不会的，无论如何妖妇不会拿她弟弟的性命当儿戏。”

“玉哥之言固是，可是我总觉得妖妇一脸阴诈，事情绝不会这样简单。”

“嗯！在下亦有此同感，事情的确颇不简单，妖妇绝对不甘心白白的损失一颗解毒丸救活你父亲，凭添一个强敌，不过，以目下的种种迹象看来，在令尊服下解毒丸，我们释放孙一志，他们送回青衣老妇这段时间里，想来妖妇还不敢轻举妄动。”

“如此，我们现在就动身去太行山吧？”

“好，在下也正是这样想，动作愈快愈好，免得夜长梦多，再横生枝节。”

心意一决，那肯迟疑，立将孙一志放下来，由何文玉亲自夹在腋下，如飞而去。

在霍县城内的客栈里取来马匹，同时，为了赶时间，乔玉霜、小凤、小英也特地买了三匹快马，在膳房内草草的吃了一顿早饭，随即踏着蒙蒙的晨曦，策马东去。

太岳山距太行山约有二百里左右，沿途快马加鞭，一路紧赶，当天黄昏时分，已顺利的抵达东海神君乔全养伤的别墅附近。

途中，意外的平静，始终没有发现一个四海帮的人尾随跟踪。

何文玉驻马一望，别墅附近，以目力所及之处，同样沉寂如死，毫无异状。

过份的沉寂，反而使何文玉有一种恐怖不祥的预感，当下一紧缰绳，说道：

“我们赶快进去吧，我一直担心孙娇娇率众倾巢而来。”

上山坡，穿竹林，一行四骑，快如箭射，瞬间已跨进别墅的大门。

刚刚翻身下马，拴好马匹，灰衣老叟张寿山忽从室内飞奔而来，何文玉不等他开口，便开门见山的说道：

“张老前辈，乔老英雄还好吧？”

灰衣老者张寿山连忙说道：

“还好，还好。”

“在最近一个时辰之内，是否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，在这附近出没？”

张寿山听他话中有话，不禁一愣，肃容满面的说道：

“没有呀，小英雄是否觉得？”

“没有就好，其他的一切待见到乔老前辈再谈吧。”

一面向东海神君乔全疗养处飞奔，乔玉霜一面沉声说道：

“张爹，我爸爸的毒伤是否好转一些？”

张寿山慨然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还是老样子，未见好转，亦未再恶化。”

乔玉霜沉重的啊了一声，赶忙加快脚步，进入父亲养伤的静室。

东海神君乔全一见女儿和何文玉联袂而返，凄愁惨白的脸上，立刻露出一抹笑容，惊喜不胜的说道：

“孩子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否找到玉面天狐孙娇娇？”

乔玉霜马上喜冲冲的说道：

“爸爸，报告你老人家一个好消息，不但找到孙娇娇，而且已经得到绝命丸的解药。”

东海神君闻言面露喜色，灰衣老者和小翠姑娘齐声说道：

“小姐，事情的经过究竟怎么样？快说给老爷听呀！”

乔玉霜见问，忙将事情的全部经过说了出来。

乔全、张寿山听毕，一则以喜一则以忧，情绪复杂已极。

何文玉将赤手屠龙孙一志放在地上，取出绝命丸的解药，双手递至东海神君的面前，郑重其事的说道：

“老前辈，此刻看似平静异常，实则一场生死之搏也

许正在酝酿之中，请你老人家赶快把解药服下去吧，你老人家的功力能够早一刻复元，就会增加一分制胜的把握。”

东海神君乔全接过灵丹，激动无比的说道：

“文玉，你对我们父女的这份盛情，老夫心感已久，真不知如何感谢你才好……”

何文玉听至此，正待出言发话，乔玉霜适时娇声说道：

“爸爸，你这人也真是的，人家急得要命，你却慢吞吞的不慌不忙，赶快先把解药服下去吧，有话慢慢的再谈，要是被孙娇娇追来，再想服用就恐怕来不及了，反正何相公也不是外人。”

东海神君乔全听女儿这样一说，心怀大畅，哈哈笑道：

“好，好，爸爸依你，爸爸依你！”

手一扬，口一张，解毒丸抛入口中，化作一缕津液，顺喉而下。

灰衣老者张寿山蹙眉沉思良久后，这时忽然俯身对东海神君数言，带着小翠姑娘出门而去。

乔玉霜愣了一愣，道：

“爸爸，张爹他们去干什么？”

“他怕妖妇率众而来，把咱们围困在此，故而出去一探虚实。”

何文玉闻言心中大安，觉得张寿山真不愧为久走江湖之人，有他在外眺望，当可减少三分危险，随即往乔全的身边一站，全心全意的注视着服下解毒丸以后的反应与变化。

说也邪门，这解毒丸简直胜过灵芝仙草，顿饭工夫过后，东海神君乔全的脸色已经红润许多，精神也大为振奋。

乔玉霜看在眼里，大喜过望，说道：

“爸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老人家的脸色已经好多了。”

东海神君乔全正容说道：

“这解毒丸似非一般灵药可比，爸爸的体内正有一股子热流在穿经走脉，窜流不止，觉得血畅气舒，胸中舒坦，不像以前那么窒闷，看来绝命丸的馊毒很快就会逼出体外。”

何文玉和乔玉霜听毕，皆暗暗额手称庆，突闻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过后，小翠姑娘乍现房中，劈口说道：

“小姐，事情不妙，四海帮的人已将这一座别墅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。”

这话恍如当头棒喝，在场之人齐皆一惊，乔玉霜急声问道：

“一共有多少人，距离这里有多远？”

“我和张爹先发现有人在别墅外面窥探，追过去时却早已抱头鼠窜，后来，我们登高一望，发现远处尘土蔽天，至少有三百匹快马绝尘而来，在距离这儿数里之处，便分开两路，遥遥的将别墅包围起来，张爹见到这般情形，便叫奴婢回来报告，他老人家仍在继续探查。”

小翠姑娘的话刚刚说完，灰衣老者张寿山已汗流满面的跑回来，何文玉迎前一步急急追问道：

“老前辈，事情怎么样？”

“相当严重，别墅百丈以外的地方，满山遍野，全是四海帮的人，来势极为凶猛，我们已经被妖妇围困起来。”

“四海帮徒仍在继续推进？”

“不，他们都已停止前进，化整为零，潜伏不动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前进？来此的目的究竟何在？”

“不大清楚。”

“老前辈是否见到孙娇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何文玉一扭头，望着东海神君乔全，声沉语重的说道：

“乔老前辈，妖妇此番尾随追来，早在晚辈意料之中，但却不知她到底为的是什？事到如今，我想一场恶战已是无可避免。”

言犹未尽，异事忽生，猛听一声清脆森冷的啸声过处，别墅门外红影如血，玉面天狐孙娇娇已率众而入。

孙娇娇一马当先，刑司坛主血手阴叟莫愁、巡稽坛主追风客冯异、监守坛主独神君林健、美剑客何子清，还有昆仑天静等五人紧随左右。

来者六人，乃是四海帮的精英主力，东海神君、何文玉、张寿山等人不禁看得一呆，一时半刻之间竟不知如何应付才好。

孙娇娇等一行六人来势如电，何文玉刚将孙一志从门口拖至床下，玉面天狐已立在门口，冲着东海神君乔全阴沉一笑，娇冷无比的说道：

“乔大侠，恭喜、恭喜，十年不见，真想不到我们还会在此重逢。”

东海神君乔全一见是她，不禁前尘往事，旧恨新仇，一齐涌上心头，仇恨的火焰，烧得他全身发抖，闻言呼地一跃而起，厉声说道：

“妖妇，老夫被你害得好苦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”

越说越气，愤火冲心，十年的仇恨，变作一缕怒气，扬掌冲了上来。

东海神君服下解药未久，大伤未愈，身子仍然相当虚弱，前冲三步忽然打了一个踉跄，差点栽倒下去。

何文玉、乔玉霜见状一惊，急忙上前扶住，劝他息怒退下，一切由二人来承担。

东海神君乔全自知毒伤尚重，功力未复，纵有一千一万个杀人雪恨之心，却是心有馀而力不足，当下黯然一叹，强将满腹的怒气忍住，依言退下，落坐原处。

孙娇娇睹状冷然一笑，一闪身，已冲进房门。

何文玉急上数步，阻住她的去路，喝道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玉面天狐孙娇娇扬目一瞥床下的赤手屠龙孙一志，傲然言道：

“娃儿，别大惊小怪，本帮主从来不杀身负重创、功力未复之人，怕的是坏了我孙娇娇的名头！”

“哼！你说得倒冠冕堂皇，只怕心口不一，既无乘人之危的意思，为什么倾巢东进，追来太行山？”

“本帮主此来是要换人”

“换什么人？”

“你释孙一志，我放青衣老太婆！”

何文玉闻言，转头望望东海神君，他的脸上泛射出一层黑气，同时，头顶之上也同样黑气腾腾，向四外飘散，不禁呆了一呆，怒声说道：

“孙娇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解毒丸的药力已经行开，正在向外排泄毒气！”

“毒气什么时候可以排泄完毕？”

“很快，最多半个时辰！”

“功力何时可以复元？”

“那要很久，至少三年！”

乔玉霜闻言心头一寒，东海神君忽然说道：

“妖妇，待老夫体内之毒排泄完毕，证明你的解毒丸是真的后，你就可以把赤手屠龙带走了，三年以后，如果乔某命长不死，一定找你索回这一笔血海深仇！”

玉面天狐孙娇娇吃吃冷笑一声，未曾出言答话，何文玉和乔玉霜等人齐齐凝视着乔全，亦未再和她多费言词。

时间，在极端沉闷、恐怖，而又紧张的气氛中过去半个时辰。

孙娇娇之言不虚，东海神君脸上的毒气已散，脸色较先前红润焕发许多。

玉面天狐孙娇娇冷冷的扫了东海神君一眼，忽然冷若冰霜似的说道：

“乔大侠，阁下的毒气已解，是否准备立刻如言换人？”

东海神君乔全脸色一沉，怒声说道：

“老夫向来一言九鼎，有诺必践，绝不会失信，你大可放心！”

一扭头，正待命爱女玉霜放人，何文玉已将孙一志从床下拖了出来，道：

“赤手屠龙孙一志在此，青衣老妇人现在何处？”

玉面天狐孙娇娇说声：

“把人押进来!”

昆仑天静老道已将昏迷不醒的青衣老妇携进房中。

孙娇娇这时说道：

“娃儿，现在咱们同时解开他们两人的穴道，你看如何?”

何文玉眉头一皱，道：

“也好!”

二人手一扬，出手如电，孙一志和青衣老妇同时闷哼一声，晕、麻要穴已应声而解。

片刻后，赤手屠龙与青衣老妇已相继清醒过来，挺身站起。

孙一志扬目四下一望，有如做梦一般，叫了一声：

“姐姐!”直向玉面天狐孙娇娇扑了过去。

青衣老妇看清眼前情势后，已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当即一闪身，立在张寿山身旁。

何文玉本以为一场恶战已是一触即发，无可避免，正准备和孙娇娇一决死生，万万想不到玉面天狐却突然爽声说道：

“舍弟失手成擒，本帮主受你们敲诈，损失一颗解毒丸，这一笔账姑且记下生息，今日之会，就此结束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告辞了!”

娇躯一拧，夺门而出，恍眼已率众奔出七八丈远，消失在暮色苍茫中。

事情的发展太离奇，也太反常，处处出人意表，东海神君父女，灰衣老者张寿山夫妇，以及何文玉等人都看得呆住

了，怎么也猜不透孙娇娇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。

诸人面面相睹，正感困惑不解间，后窗之上猛听克嚓！的一声响，被人托开。

何文玉一见大惊，身形一闪，已欺至窗下，来不及探首一看究竟，突见窗下冒上一个人头来，正是黑道领袖、绿林豪客，后来投降四海帮，在泰山深处，曾被何文玉活生生的擒住，准备以他的心来治疗东海神君的毒伤，乔全一念仁慈，放他逃生的海宇一煞屠龙杰。

“咦，是你，屠元杰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海宇一煞屠元杰压低声音，惊惶万状的说道：

“何少侠，请别声张，老夫有极重要的事要面见东海神君乔全老英雄，请让我进来再说。”

何文玉察言观色，知他并无敌意，当即让开三步，海宇一煞一长身，纵落室内。

东海神君乔全不待屠元杰开口，便抢先说道：

“屠大侠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海宇一煞屠元杰走至门口，向外细一张望，见无外人潜伏，这才惶悚的说道：

“老夫首先要请教，孙娇娇交给何少侠的解毒丸，是否业已服下？”

“早已服下。”

海宇一煞脸色陡然大变，捶掌跺脚的说道：

“糟糕！”

何文玉听出事有蹊跷，急忙追问道：

“屠大侠，解毒丸有问题吗？”